

# 遙遠的思念

## 憶俞鴻鈞伯伯

● 陳美鑑（香港女作家）

### 志節堅貞大義凜然

「夜已盡，天未曉。昨晚中共來電，說未將我列入戰犯名單，要我認清大局，投靠『人民』……簡直是侮辱。」

一九四八年底，俞鴻鈞伯父以沉重的心情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中文寫給我一便箋：「我徹夜不能成寐。想到我的黨國，正像顛簸在黑夜大海上的葉孤舟，隨時有被大浪吞噬滅頂的危險。作為閣員之一，我不能推卸責任，臨陣退縮、背叛、另找碼頭。我要竭盡所能，和我的同僚一起，堵塞漏洞，舀出海水，使這艘破船終能駛抵彼岸。」俞伯父這樣說了，也確實這樣做了。

一九六〇年一個風雨如晦的早晨，中共廣州《南方日報》在頭版登載了一小段

新聞，標題是：「俞鴻鈞死了」，內容卻是以罕見的平實語氣，正面報導了「國民黨前行政院長俞鴻鈞」因哮喘突逝的消息。俞伯父剛正的形象，即使中共方面，也未對他有所貶抑。

認識俞伯父是在五十三年前，即一九四六年底。他在我最徬徨艱困的時候，慷慨向我伸出援手。直至一九五〇年初他赴台為止，教誨照顧，親如子侄。據我所知，當年受過他提攜義助的青年晚輩，還有其他許多事例，我只不過是其中之一。他的仁厚德澤，曾溫暖鼓舞了不少青年奮力向上的心志。我將和他們一起，遙遙奉獻上誠摯深沉的懷念。

### 半世紀前扶弱濟困

回憶五十三年前，我剛從重慶南開中

學畢業，正值抗戰勝利，舉國歡騰，東望京華，準備復員的時刻。我意氣風發、傲岸不群，可就在唯一報考有公費待遇的中央大學落選了。我只有終日和幾個同樣不幸遭遇的同學一起，艾怨自傷，一籌莫展；也只好暫時棲身姐姐家。姐姐一家又已購得船票，準備日內離渝返京。我面對無學可上、無業可就、無家可歸的窘境，只好跟著姐夫去見國民黨婦女部長、南京市長夫人馬沈慧蓮女士，要求設法安置。馬伯母曾觀賞過我們的畢業演出，對我十分欣賞，但此刻也赴京在即，她以為我尚年輕，不宜一人留在情況複雜的重慶，便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：「去找你們新會同鄉俞鴻鈞部長吧。」

等待部長接見的還有另外兩三個人。可能我的問題最簡單，這位部長便先和我

談，只是不到一分鐘，還沒問上兩句，他便站起身送客了。

想不到沒過幾天，我便接到通知到財政部直接稅署上班，工作是管理卡片，十分簡單。

沒有學習考試壓力，又第一次領到薪水，我感到十分悠閒瀟灑。有一天，單位通知我去部長辦公室。

根據後來俞伯伯的回憶，我走進辦公室時，還是穿著那件褪了色的舊藍布大褂，腳上一雙黑力士布鞋，仍舊像個學生般樸素。

俞部長慈祥地告訴我，他已經和馬伯母通過話，認為我應該繼續升學。一個人留在重慶，既荒廢了學業，對前途也沒好處。他說馬伯母已經為我聯繫了南京臨時大學先修班，班後再參加分區聯考，所以我得於日內即赴南京就學。

我年幼喪父，無人關懷，不但早已失卻了「父愛」的溫暖，而且從小忍受著貧窮的折磨，接受來自各方的白眼，因此養成了多疑、孤僻的性格。可是眼前這位部長，為甚麼不像別人那樣，用那種我已習慣了的鄙夷、嘲笑的态度對待我？又窮又醜又考不上大學，有哪一點值得他為這樣

一個窮孩子消耗時間、大費周章呢？我不知道應該說甚麼，趕快把頭扭開，不願把自己的滿臉惶惶暴露在一個大人物面前。這當然是白費力氣，因為俞伯伯已經覺察，而且立即改用一種比較輕鬆的語調笑問我：「是不是最近有了新朋友，不想升學了？我手足無措，趕緊搖頭否認。」

「好吧，今天下班後到我家吃晚飯，為你餞行。」

### 鼓勵升學溫馨餞行

俞伯伯家的客廳不大，還兼做飯廳和書房。但整潔雅致，一如它的主人。飯桌已經擺好，桌上燃著一支同樣安詳溫馨的蠟燭。很多年後我每進教堂，就有一種和那時同樣聖潔崇敬的感覺。原來他和伯母，老早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了。

我沒心而且從來不去注意的是甚麼菜，目光被桌旁櫥頂一些色彩斑斕的餅乾盒子吸引住。「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美麗動人的顏色！我原以為只有灰色的天空、白色的牆壁、藍色的大樹呢！」整餐飯，我沒有說過幾句話。事實上，在我後來做教師以前，一向是不多話的。而且，我幾乎從來是個忠實耐心的聽眾，能長時間安

靜地坐著，專注聆聽對方的話語，就像課堂上留心聽老師講課那樣。

我離開時，俞伯伯不介意我向工人要來一個大網袋，把令我著迷的五彩繽紛的餅乾盒子統統裝走。回到宿舍，同事們蜂擁而上，看有甚麼好吃的。結果當然是大失所望，不明白我為甚麼從部長那裡，拿回這麼多空盒子。

我第一次坐上飛機，離開艱難度過了八年的重慶，心中是又喜又憂。飛機即將降落，我問旁邊的乘客，底下是不是一「名古屋」機場，因為在登機前，彷彿聽廣播說是甚麼「名古X機場」，這是在讀外國地理時頗感興趣，因而熟記的都市名字。周圍乘客大笑道：「你是去日本嗎？可這裡是中國呀！你搭錯飛機了。」我異常驚恐，想到如果下錯機場，我去找誰呢？後來部長辦公室秘書黃苗子先生，幾筆畫了一幅慢畫寄給我：一個翹著兩根小辮、衣服上有塊補釘的女孩，手中拎著一個大箱子，張大著嘴巴在哭喊：「接機人呢？」旁邊地上插著一塊牌子「南京明故宮機場」。

取笑我的人們不一定都是惡意。但善良的俞伯伯，從來沒有令我感到過一絲尷尬。

尬或難堪。

我在臨大先修班進修了一個月，得以保送北京燕京大學。先修班結束後，便暫住中央路堂姐夫高廷梓家裡。這時伯伯、伯母都已來到南京，而且就住在附近高樓門部長官邸。他們主張我再度參加全國性聯考，以消除我一提起聯考就想哭的怨恨、自卑心理。結果，我在上海考區又獲得北京大學和南京金女大的錄取。

在金女大二年級開學後，校長吳貽芳宣布，我獲得本年度新生學習總分最高的獎學金。伯伯、伯母請我到他們家吃飯以示祝賀；祝賀我得到的榮譽，祝賀我對自己恢復了信心，更祝賀我明白了在任何情況下，都應該依靠自己力求上進的道理。雖然只不過是小有收穫我卻已開始感到自滿，漸漸忘記了往日的瘡疤。我開始愛打扮、喜交友，放鬆嚴格要求自己了。

### 南京重逢教讀英文

一個星期天我在俞家作客，伯伯從茶几上隨手拿了一本英文《讀者文摘》遞給我，叫我任讀一段。真是天曉得！我哪有朗誦過英語呢？但「服輸」似乎不是我的個性，只好硬著頭皮，磕磕巴巴總算讀完

了。跟著那幾對鐘的沉寂，竟像一年那麼難挨！俞伯伯總算開金口了：「娃娃（指他們和我同齡的小女兒筱璉，當時正在美國求學）讀起英文就很流利好聽，發音也準確。」我明白對別人的表揚，就等於對我的批評。雖然好心的伯母即時為我解圍，說：「多練習自然會流利」，可我還是不服氣地反駁道：「你們在家和她講英語，她當然讀得流利了！」「好！以後我們也和你講英語。」伯伯說。

伯伯瞭解我既好勝又不願下苦功的墮性，只得用激將法達到目的。我誤入陷阱，後悔不迭。

以後他和我談話全用英語。我苦不堪言，但又找不到足以逃避的理由。既不甘示弱，只好聚精會神，盡量記住他的許多讀音，特別一些生詞，回去拚命翻字典。我盡量避免和俞伯伯談話，因為充其量我只能聽到他所說的六、七成，而且抓不到中心意思，更無法按他要求，用英語回答他的問題，一緊張就感到頭皮發脹。儘管如此，三十多年後大陸「改革開放」，我是第一批被「解放」出來教授中學英語，特別在準備報考大學外語系的畢業班上，我用來解釋英語語法和慣用語的例子

，很多來自昔日俞伯伯曾說過或給我觀摩的筱璉來信上的句型。一連幾屆，學生考入大學外語系的升學率居全縣之首。我也得以從田裡調上縣當「人大」常委，一享做官滋味，大大滿足了我的虛榮心。只有到那時，我才深深體會到俞伯伯教人不倦、誨人不厭的父輩心情，給人的幫助是深遠的。可惜我胸無大志，白白放過了不少難得的學習機會。

### 講演比賽督責甚嚴

有一次南京市舉辦國貨展覽，為了擴大影響，又舉行以提倡國貨為題材的大學演講比賽。我被學校指派為代表參賽。過去在中學參加演講比賽，我總是懇求當時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先生為我撰寫講稿。我只須背熟加上手勢，便可出賽。那時王先生遠在上海，我只有央求俞伯伯……當時的財政部長為我撰稿。誰知俞伯伯大不以為然說：「演講必須發自內心，怎麼可以背人家的稿子，成了別人的傳聲筒？」於是到了星期天，他和伯母陪同我去參觀展覽會，並叫我回去後，寫出自己的感受，說那才是講稿，我心浮氣躁，走了幾個攤位便說沒有甚麼好看的，吵著要回去，

俞伯伯第一次沉下了臉，說作為學校的唯一代表，我竟如此敷衍馬虎，還能希望我在將來有甚麼作為？我原以為可以以馬虎應付的想法，只好趕快收斂。結果，我在演講比賽中獲得全市第一名，第二天俞伯伯見報，特來電向我祝賀。

### 家居恬靜伉儷情深

伯伯、伯母伉儷情深，互相體貼，伯母也從不過問公事。伯伯公畢回來，常雙雙坐在小客廳，讀書閱報聽音樂。他們安於恬靜的家居生活，很少外出參加公務以外的應酬。大姐筱鈞、大姐夫繆啓威，雖因公務常住上海，也常見他們來京省親，承歡膝下。有時筱鈞姐挽著慈父的臂膀，在家裡草地上悠閒地散步，絮絮地聊天。那種天倫樂趣，真是羨煞旁人。啓威兄更是極盡孝思，有勝親子。他知道伯父母無時不在牽掛著他們聰明活潑的小外孫時，便設法買來錄、放影機，錄下兒子各種既可笑、又可愛的稚幼動作。閒時放給二老觀賞，惹得伯父不時開懷大笑，老懷大慰，增添了滿室溫馨。當時二姐筱梅、三姐筱璉正在美國求學，伯父母難免有時感到惆悵。我因正好和筱璉同齡，因此，伯父

母視我如女、筱鈞夫婦視我如妹而備受錯愛。

有一天，我因感冒發燒，一時失去知覺。當時筱鈞姐正在上海，便勞煩她的好友榮墨珍女士前來探視。及至我恢復意識，才發覺榮家大小姐正在為我喂藥，旁邊還站著一位手持聽筒的白太褂。

一九四八年中，金女大學生自治會演出諷刺喜劇「裙帶風」，我被推選反串男主角某主任。伯父母派人送來大花籃放在台前，並和校長吳貽芳並坐在前排，觀看演出。當我百般鑽營失敗，氣急敗壞罵了一句「他媽的」、頹然倒坐在一張爛沙發上時，沙發不堪負荷嘩啦一聲倒坍。我人仰馬翻，在觀眾大笑聲中落幕，其中俞伯伯爽朗的大笑最為豪放。伯母卻笑說我，女孩子家講話怎能如此粗野？伯伯反而幫我忙，說那是劇本上台詞，況且我當時不是女孩子，是個大男人。言畢狡黠一笑，惹得大家都大笑起來。

### 加菜飽餐鬧出笑話

此後，伯父因已卸下財政部長職務，專責中央銀行，便遷來寧海路官邸，就在金女大旁邊。那時南京市面物資開始短缺

，學校伙食極差。伯母記起重慶時代，經常要炒些小菜給兩個讀中學的女兒帶去學校，此時便也準備一些給我在學校佐餐。當他們知道和我同宿舍的兩位同學，因家不在南京以致營養不良時，便請她們來家加菜補充。一次其中一位劉姓同學因為太餓吃得過飽，回到宿舍又全部嘔了出來。

### 時局緊張耳提面命

在寧海路居住時期，伯父母經常來金女大的小教堂作禮拜，伯母並引導我同去聆聽牧師的講道。後來我在香港悟道皈依，伯母實是我最初的引路人。

一九四九年初，南京形勢緊張，我遵囑和眾粵籍同學相繼轉學嶺南大學。不過半年，廣東形勢又告危急。當時京滬已經易手，俞伯伯冒著生命危險完成重大使命後，才隻身南下穗港，對這一切我竟毫無所知。他過穗時曾見到我，問及我的打算。照伯伯意見，我最好考慮降級一年，補習英語以轉學港大。我則考慮到伯伯當時已不在位，收入減少。我既無法如願提前修畢學分去就業，以減輕幾年來給伯伯增加的經濟負擔，反而要在學雜費十分昂貴的港大再多學一年，真是「情何以堪」？

伯伯則認為上大學並非爲了學分，多讀一年，學到多些智識，有甚麼吃虧？但他始終無法說服我，便留下一張字條：「我彷彿見到一紙斷線風箏，隨風飄蕩，沒人能夠掌握。總有一天，它會一頭栽到地上，從人們視線中消失。」他最後說，據了解，那邊情況並不如宣傳般樂觀美好，有的則令人十分沮喪，希望我三思。

###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

俞伯伯走了。他沒有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。可是他說過的每一句話，依舊縈迴人們耳際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回憶伯伯昔日教導，才驚佩他高瞻遠矚、料事如神，他一生光明磊落、坦蕩爲懷，嚴於律己卻寬厚待人。他是青年的良

師益友，是世人的學習楷模。對於俞鴻鈞伯父的學養、節操、政績和建樹，自有許多文獻紀錄彰顯他的勳猷，並將流傳久遠。我雖受恩深重，奉獻上的卻只有小花一朵，和借歐陽修「嚴先生祠堂記」的頌讚：

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；  
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

聖文叢書

俞

鴻

鈞

傳

隆重出版

王紹齋  
章君毅

著 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毅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謬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斬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衆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。
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